

敬 方

顏柳


社 作 工

方 聲
音 韻



目錄

聲音

光	三
報	六
驛車	〇
遠寄	三
棉花機	六
路	八
傷兵	二

兒童.....二五

看護女.....二七

飛.....一九

豐收.....二三

清晨.....二六

流亡的孩子.....三九

古城的歌.....四一

陸與空.....四三

旅館夜.....四六

古怪的城.....五一

村莊

村景.....五七

自耕農

六一

牛

六五

趕街子

六八

農婦

七三

夜漁

七七

勞心與勞力

八一

插秧

八三

崗衛隊

八六

村童

八九

竹筏

序

我替我這冊詩集想好了這樣一個名字：聲音。

想起了這名字，也就想起了：

我愛自然的歌，也愛人的歌，

沒有聲音的地方便是寂寞。

我歡喜這美好的而動人的聲音，從詩人深心裏自然流露出來的聲音。

寂寞的時候，我傾聽着別人的聲音，偶爾自己也不自覺地吐出一點聲音。歡樂的時

候，我傾聽着別人的聲音，偶爾自己也不自覺地吐出一點聲音。惟有在痛苦或憤激的時候，往往是自己情不自禁地吐出了聲音，而不暇去聽聆別人的。但是我最愛的還是別人



和自己工作的沉默，那渾圓而有力的無聲的聲音。

世界上充滿了聲音，從百靈的鳴轉，海洋的咆哮，到人的歌囑。

但時代的聲音蓋過了一切聲音。時代的手指彈動了我心的琴絃，於是它呼應着靜了，於是我便有讚美的或詛咒的聲音。

抗戰爆發後，跑到一個後方大城市裏，我幾乎完全是沉默的，沉默也是一種聲音，我當時想，至少是聲音的前奏。對舊的攔絕，對新的迎抱，我無聲地忍受着內心的顫，衝擊，與痛楚的蛻變。慢慢，如像我在我的詩文集「雨景」後記裏說過，「我愛生活甚於寫作」。無聲的工作本身就是絕唱。我意識地追求現實的意義，也明白個人的聲音不過是羣體當中極渺小的一份，而應該與其合致，增強其力量與音響。現在這個時期的試作的野草大半都剷除了。多虧一個遠地的朋友來信說它們富於戰鬥性，這一說倒更使感到自己的軟弱，同時也有想到「詩首先應該是詩」。這時所得到的一點粗疏，我并不歡喜。但也保留幾首，作為生命的足印，如「光」「報」。後來，過了兩年，我換了一個新的環境，與一位樸實可愛的詩人住在一起，我們隨時談詩，帶着微笑。那小地

方的聲音，那小地方風物人情的聲音，與我的心起了共鳴，伴着時代的節奏。「路」「豐收」「兒童」等等的筆致，好像變得細一點了，意思看起來比較含斂，我想寫出一些具體而又新鮮的東西，同時希望寫出來的是詩。經過了一段長長的艱苦旅程之後，在明麗的天南，我寫了「竹筏」與「村莊」，這長一點的或成套的詩章顯然與從前的又有些不同了。

回顧我五年來短短的寫詩的過程，我尤願在詩的國度裏作一個勤勞而良善的庶民。這裏是我這幾年來的一點荒歉的收成。從最初情思的萌發，到最後鉛字的刊登，因為戰時種種限制，屢屢要經歷一段曲折的路，因此，零零星星，無論內容或形式都顯然參差。現在，我略加整理，清出一個秩序來，是聲音，許聽得更清楚一些。

是呵，我的聲音太微小！高爾基說過「唱自己的歌」。現在，我要說，假如有一點聲音，無論多麼微小，總要是自己的，而且是真實的。

一九四二。十月一日

聲

音

光

針的光，

剪刀的光，

細眼的眼珠的光

——眼裏的光。

手指，

冷的針，

縫着燈光，

手底的溫暖，

呼吸，

針縫的縫，

針縫的縫，

無數僵凍的手，

無數冰冷的槍，

在與林間狂嘯的朔風戰鬥，

在與好像凝結的夜寒戰鬥，

在與吃人的野獸戰鬥，

戰着——

一槍生存，

一槍自由。

一鎗永遠的解放：

槍的光，

刺刀的光，

無眼的眼珠的光

——廢棄的各種。

報

清晨我屏息的展開日報：

血腥的氣息

警告我，

偉大的呼吸

啓示我，

爲自由而鬥爭的芬芳

吸引我，

粉碎奴隸鍊錐的聲音

激勵我，

反抗的烽火

燃燒我！

油墨的字裏，

閃爍着汗珠，

每個標點，每條黑線，

都是鮮血凝成的。

痛苦與正義交揉的情感，

災難與真理混合的思想，

辛勞與鋼鐵銘鑄的意志，

隨着每顆子彈的射擊，
隨着每支筆的刻畫，
隨着印機輪子的飛躍，
成爲不可磨滅的徵記，
展現在多少對熱情的眼前
要求警覺，要求力量。

油墨的字裏，
閃爍着汗珠，
每個標點，每條黑線，
都是鮮血凝成的。

這裏：

戰士，記者，作家，工人，
構成了堅強的陣線！

這裏：

時論，新聞，通訊，報告，
織成了戰鬥的火網。

每個良善的靈魂，

都在向無恥的暴力抗議，

向大眾控訴！

夜裏我屏息的展開晚報。

驟 車

今夜，

你這風塵的遠客，

又匆促的來我窗下

喘一口氣駐足了。

伴我沉思的

半明的孤燭

昏照着你露天的遊蕩，

和你龐然的暗影。

從無盡的路，

走向無盡的路，

你已疲乏了吧，

感謝你一分勞力

給我們添一分舒息，

像戰士的一顆子彈

給我們添一分自衛力量。

不用叩問你的行徑，

這早已默契於心，

你是任重致遠的。

把長征的踪跡留在這裏，

你又匆促的走了，

而這時我無眠的沉思

也正從無盡的歸來

走向無窮的路！

一條真理的路呵。

隨星月的光輝前導。

隨我的沉思前導

你這風塵的過客

遠去，遠去……

一九三九年

遺 囑

當國旗還飄揚於你的鄉土，

我的懷念日夜起伏着，

無線電波日夜起伏着，

而你的電報——

偏地平時的濃情還慢，

還慢，而終於使我驚喜的

是阿刺伯字碼裏，

含蘊着你深心的消息。

而今——

經過多少手底的辛勞，

多少旅途的磨折，

好像一個流亡者，

你的信屢轉來到後方，

飄香的郵花，

印着淪陷縣邑的日戳，

不滅的痛苦의 徵記，

雨水的濕痕，

彷彿淚斑血痕，

模糊了你的字跡……

砲火隔開我們。

工作的地境隔開我們。

我們心底却是相通的：

每個玷污國土的罪惡，

都是我們的槍斃子。

九月十二日

棉花機

沙灘邊的棉花機又歌唱起來了，
永無休止的激流呵，

再用力沖吧，

讓水車輪子旋轉得更急些，

讓我們的手足動作得更快些，

這春天來啦，要出產的：

那熟得吐絲的絨線團呢，

那五顏六色的門爭之後，

他們的傷口都是鮮紅的罷，

永無止息的激流呵，

再用力沖吧，

讓水車輪子旋轉得更急些，

讓我們的手是工作得更快些……

十一月十九日

路

後方的崎嶇道上，

作一團破徹酒精卡車的乘客，

我瀏覽活動無盡的山光，

手裏玩着小塊藍色硬紙車票，

這好像是從前門車站買來的，

當年在津浦車廂裏，

我曾兀自玩着這樣一塊，

一面邊窗眺望自由的原野……

你，道旁的石工，

我愛你那砸碎一塊石頭時的微笑，

砸呀，用力砸呀，

中國正需要寬大的公路，

正需要以集勞力去發展交通，

去構成一張密密的網絡，

按着津浦，粵漢，北寧……

去捕捉人類的豺狼。

戰重汽車的司機緊捏着喇叭。

「老鄉，你也使勁抽吧！」

於是喇叭響得更急了，

騾子也昂昂頭，

徒步的新兵行列不住的前進……

前進，一切都前進着，

騾蹄，車輪，足步，

沿途壓下希望的花紋，

一切都前進着，

每條路都通向勝利。

通到南京，北平，東北……

十二月十二日

傷兵

讓歌聲輕撫你的傷口，

讓慰問輕撫你的傷口，

讓畫報，罐頭，毛巾，糖果：

輕撫你的傷口，

然而你們卻覺得寂寞，

大後方的寂寞。

在祖國巨大的版圖上，

你們曾畫下血的線條，

會着下力的點，

每次燦爛的鬥爭，

都裝飾着手榴彈的花朵，

大砲彈的花朵，

配合着步槍的歌唱，

機關槍的歌唱。

而今你們卻覺得寂寞，

支着木製的拐杖，

不忘情於昔日的伴侶，長槍，

環顧幽靜的醫院，

不忘情於戰士的家，疆場。

而我們卻感到莫大的歡欣：

你們紅唇的傷口

默默不休的

話着魯南大勝利。

湘北大勝利，

八百壯士，

廬山孤軍。

你們穿回的後方民衆送的寒衣，

猶有大樂和血汗的餘味，

衣袋裏帶回後方民衆的慰勞信，

彷彿添下了前線弟兄們的回音。

現在我們的眼光交流，

愛交流，

愛流在，

眼光裏，

血裏
心裏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兒童

奔忙於熙攘的街口，

這般歡欣鼓舞，

臉朵紅紅的小朋友，

代替了書包，

身旁掛着募捐袋，

代替了演草本，

手裏拿着收據冊，

在這露天的課堂裏，

用羞怯的語言，

問難於每個過路人。

用拙劣的數字，

計算實際的習題，

他們溫柔的細手，

不斷的往袋裏

擲進民衆珍貴的血汗錢，

而最先投入的卻是甜的，

那是他們節約的糖果費，

而射影到外國記者像機眼裏的，

是值得誇耀的中國的幼年代。

十二月十一日

看婦女

縱橫的病榻間，

來回忙着的白衣看護女，

用年青的祝福，

綴合一塊塊的痛苦，

一片被安慰過的沉默裏，

起伏着輕柔的暖流。

只撫摸一下額角吧，

不用溫度計去測驗，

他們正在發燒的

熱戀着他們的國家呢。

換一條白色的繡帶

包護着傷口，

像冬雪暖覆着

新生的種子。

用洋磁盤托去吧，

那些油膏，藥粉，藥水，

快施下肥沃的養分，

拿報，拿水去吧，

拿一切他們要的去，

看隨女手裏是蜜，是蜜……

十二月十二日

飛

你看，幾千年和平的藍空，
多高，多闊，多柔美，
而今我們更加愛它，
爲了鬥爭。

飛高些，飛歡些，
飛過山，飛過水，
飛過滿天星斗。

飛過清晨的陽光，

矯健的鐵鷹，

任你凌霄一萬尺，

自己的蒼穹只容自己翱翔，

地上人齊抬頭讚美

你翅下閃爍的國徽，

且吩咐一朵朵白雲

送你去偵察，巡邏，

去守着天際，保衛山河。

飛快些，飛遠些，

飛過水，飛過山，

飛過滿天星斗，

飛過清晨的陽光，

年青的飛行師，

把穩你的操縱桿，

螺旋槳，方向舵，

撲滅，把一切來搗亂的撲滅，

更以你戴上望遠鏡的眼光，

透過遼闊的視野，

取直徑的距離，

替地 癡心的人們

看看勝利的遠景。

你看那幾千年和平的藍空，

多高，多闊，多柔美，

而今我更加愛它，
爲了鬥爭。

一月二日

豐收

九月的田野，

一片金黃的禾穀裏，

起伏着灰色的背影。

多少熟悉於槍桿的

粗壯的手

正在運用着鐵刃，

一排排甘香的稻穀

歡語着豐收。

鉅下身子去，

親近這土地，愛這土地，

流一滴生產的汗，

去安慰發育我們好多代的

大地母親。

多少這樣肥美的土地

已先後淪爲戰區，

多少熟悉於鐮刀的

粗壯的手

正在扳撥着槍機，

在這成熟的季節裏，

鐮鋒的戰號

擁抱着豐收。

跪下，臥倒，

親近這土地，愛這土地，

流一滴戰鬥的血

去安撫養育我們好多代的

大地母親！

一月三日

清 晨

恬美而悠揚，

黎明的一片號聲，

猶如慈母的呼喚，

我們是醒話的孩子。

鳥雀在迷霧裏歌唱，

展開了陽光，展開了清晨，

我的詩篇

輾轉惕於操練的足音，
愈湊的番號在催我，
催我：

打開窗戶，打開門，
迎着一股清涼，
一聲報販的叫賣：
「崑崙關大捷。」

潮濕的雲霧

沉默的街，

無聲的行人，

有着匆忙的步履，

我的職務也在召喚我，

可是啊——

在未開始一天工作之前，

朋友，讓我們先互道一聲：

「早安。」

一月五日

流亡的孩子

謾聽水車的轟隆

爲火車的聲響——

許是一個火車站吧，

那邊處明滅的光亮：

一粒燈火：一個人家：

自己的家園呢：

車身滿了游擊的駁罵。

曉風揭開我年青的歷史，

淡白的星光呵，

你又慇懃的重溫着它……

靜聽一串鈴鈴的簾簾，

遠從山道上那些

駛運糧秣軍械的

巨大黑影

得到慰藉，

我愛它們來的方向，

更愛它們所指點的

去的方向。

二月二十八日

古城的歌

轉呵，終日不倦地轉呵，

水磨用古老的調子

孜孜的唱着勞動的歌，

生產的歌，

讚美這新的時代，

對來往在

修長的白石橋上的

行人，車輛，

愉快的吐露着自己的願望，
而它也負有我們的願望呢。

轉呵，巨大的橡皮輪子，
永不停留的轉呵，

輾重汽車，

用機械的旋律，

力的音節，

向這古老的小城，

向城裏淳樸的居民，

唱着時代的歌，

唱着它的願望，

而它更帶走了我們的願望呢。

三月五日

陸與空

如今都學會了

抬頭仰望，看天宇

也動了干戈，

要地上安靜，

也要空中清平，

一塊土，一塊藍天，

不可分割的空間。

你是希望的極致，

你是情感的沸點，

立恆的，誰都說

現代的戰爭是

立體的。好吧，

讓我們的手腳起繭，

打平生間的基石，

讓我們們飛輪生電，

築好上层的機構。

負荷衆人的憂慮，

去催促來日的幸福，

不論曲線或直線，

蘇審門，我們也審門，
終必交於一點——勝利。

十二月十一日

旅館夜

疲乏的口音，辛苦的口音，

北方的，南方的，從各處來的，

匯成了旅館的晚潮。

但還有享樂的聲音。

但還有荒淫的聲音。

這是毀滅之路啊。

陷落在生活的污坑裏，

神經麻痺的重患者，

酒色的纏衣，

哪掩得住血腥的現實。

不單干涉，禁止那墮落的行品，

更得做清血的工作，

把一切髒東西消毒，

好恢復他們正當的知覺。

疲乏的足步，辛苦的足步，

北方的，南方的，從各處來的，

匯成了旅館的輾轉。

也混雜着偵探的足跡。
也混雜着奸細的足跡。

市聲像潮般退了。

寒冷而靜寂的夜啊！

撲閃熄滅了的燈光，

照出隱匿着的面孔，

不單檢査衣物，言語，

還得偵緝靈魂，睡眠，夢，

看誰在走私，和平，妥協，投降，

有如偷販紅丸，白面，嗎啡，

而在人物部假裝正經，

扣留，把他們扣留，

不單身體，連傳染病的意識。

疲乏的口音，辛苦的步伐，

北方的，南方的，從各處來的，
匯成了旅館的晚潮又退落了。

只有一個意志。

只有一個方向。

雨聲更響，

便判明了憂憤。

燈亮忙於黃昏的宿眠。

但願工作得好的，

也睡的好。

最早的曙光彩繪了天藍，

他們的希望招手在遠方，

大嗓子的收音機，

吐出血肉的祝辭

歡送他們重新上道。

十二月二日

古怪的城

是在這城裏：

從前我的足跡簽到

在火炬遊行的行列裏，

民衆大會的會場裏。

它們是無數足跡當中的

少數又少數，送走過去，

迎著未來，我懂得

每個人每個足跡的意義。

然而今夜我卻迷失了，
迷失在貪慾的眼睛裏，
罪惡的利爪與娛樂的交響裏，
每個窗戶每道門
都彷彿是冷眼，冷眼，
陰影，哪兒都有陰影，
天低壓壓的
像一個善哭的銀鈴，
老下着雨，
一串串斷斷續續，
含着說不盡的憂愁……

這城市像一部深奧的古籍，

半開在我面前，

我真有點讀不懂呀！

但我終于走到了一條長街，

從前是那樣親切的長街，

我朋友的足跡呢，

我親人的足跡呢，

呵，只有那顆憂鬱的眸子，

那桿頭暗淡的街燈，

似仍在告知真理的祕密。

這長街，

這巨大的破折號啊，

將陡然給我一個新的轉折，

我將會領悟一個天啓

明天我要離去，

我的足跡要簽到

在實際的鬥爭裏。

十二月十三日

三九四〇

村

莊

村 景

海邊，路旁，屋前屋後，

整個小小的村莊，

豆稈堆成了一座座的塔，

麥莖鋪成一塊塊的地毯，

鑲襯着幾席鹽豆，

幾罐從海裏撈起來的青苔，

轉，老轉，牛在鋤裏拖着石碾，

風車不停地奏着勞動的軍樂。

打連桿的打連桿，

撥齒耙的撥齒耙。

揚簸箕，春石臼，

扁担，鐮刀，都動員了，

好一個嚴整的勞動陣容。

人忙，生產工具也忙，

忙得起勁，也忙得對勁，

牲口有芻秣，人民有食糧，

村莊一年四季才好安生。

那邊海水笑起了紅潮，

仙人掌短籬綻開黃花，

魁樓剝落的琉璃瓦，

給曬陽錢上了黃金，

門前拴着的怒馬引頸長嘶，

石榴花，木香花，紅紅白白，

一陣陣海風，一陣陣鹽味，

夾着強烈的牲畜氣息。

燈活的時候賣了勁，

歇休也特別痛快。

渴了不妨在茶桌前坐坐，

坐坐，邊喝邊想自己的命運，

邊瞧親手學生經營的村莊，

你笑了，不再只是夢裡！

歷史已註定未來屬於你們。

不給一點浮誇。

是何等古典的手法！

你們安排，你們佈置，你們創造，

以世代的勞力建造起來的村莊，

够多簡樸，够多單純，够多美。

它是血汗的具體形象。

永恆不朽的神聖的碑石，

銘刻着悠久的痛苦的回憶。

更指示着未來的美景良辰。

自耕農

一揮原始的尖鋤，

交錯地起落。

閃着火花，閃着黃金，

翻造大地，分外有精神，

像愛人俯吻的身姿。

你們戀着土壤。

熱汗變成力，

力變成生命。

先用眼光的暖流灌溉，

把田野精製成畫圖，

你們古拙的手美化了山川，

使自然折服于人工。

我們那邊鄉下也一樣美，

可是四季分明，勞逸也分明。

穢齒，垢面，一身泥土，

農人栽種的五穀真够香，

但他們以天空一樣的坦白，

土地一樣的誠實，

去喂養地主自私的

貪婪無厭的大肚囊。

你們雖是自耕農，

但兩塊薄田，

怎能養活繁重的家口！

催糧的逆耳的鑼聲，

給原是陰暗的生活

添一層陰暗，

更捏皺了眉頭，

勒索去了板帶裏僅存的錢票，

你們莫可奈何地感到悽酸……

自耕的意思豈多美多甜，

你們也不能嘗到那滋味。

如果大家都靠自己的勞力過活，

這世界將會變一個新面目。

但願將來有一天，

在滿杯的市海裏，

滿碗的紅飯裏。

放兒自己的豐年。

牛

繞過田塍，

拖着滿車豆莢，

老牛蹣跚地歸來，

披着一身的暮色。

卸下轡，

卸下疲勞。

飽經炎涼的太陽騰

睡在水 光的隔裏。

每天迎接鮮麗的晨光，

又送別西山的夕紅。

是一日的勞跡，

行過的月白的小道。

每年都迎送莊稼，

田裏起了犁紋，

石滾碾出白米，

力量到處才見工夫。

祖父的產業，

也聽孫兒驅使，

只有它才忠於土地，

它是土地的主人。

奴隸，吃一把草，

還挨鞭子的抽打，

但擠出來的却是奶，

它才配做生活的主人。

趕衙子

喂，趕衙子去吧，天氣好，

老這樣好天——可是你拿上傘沒有？

不然帶着雨衣也行，這兒天氣變得

真快，可不，大太陽裏也下雨，說不準

剛撐開傘又停住了，你不是老嚷

一天換幾次衣服够麻煩勁嗎？

趕衙子，趕衙子，五日裏才一次熱鬧，

才給寂寞的心裏添點愉快，

才讓靜水裏起點漪漣，去吧，

趁早去吧，街子已由街上疏散到

樹林的空地裏，自從學校由省城

疏散到了村裏（很多村舍都作了

教室寢室，整個村莊都很好像

學校的園地）——你瞧，那邊來了

慢慢地，瞧，男的挑着扛着，

女的提着，快成人的孩子背上背着，

來了，從四近的村莊來了！

拿着水壺筒的老頭兒也來了，

手上還牽着小孫兒，歇着乾柴的，

驢子也來了，瞧啦，草鞋，小毛雞，

皮坎肩，藍布頭帕，紅乾薑瓜皮，

黃泥都管都到齊了，還有蒼蠅

也沒有忘記來趕熱鬧，攤開板凳，

攤開木板，草紙，粗布，土肥皂，

成餅的紅糖，成塊的鹽巴；

少許雜一點洋貨，鋼針，磁盤，

W. O. T. & B 牌的安南香烟；

地上堆着當柴燒的松枝松柃，

老婆婆守着一籃蕨菜或者馬鞭花，

這些，這些及時湊合的人和物，

都靠着一層鄉土的本色，一層土，

土，這兒春天也跟北方一樣，

老刮風，刮起滿天的土，

唉，大家都風塵僕僕，

習慣地交換需要，交換心思，

交換意欲，也就這樣單調地

交換了一生，唉，一生真容易過！

「雞蛋格要兩毫一個，這樣貴！」

「給幾文？這世道樣樣都貴，

米賣演票六七十元一升。」

可不是變了，你瞧，變了，

戴眼鏡穿西裝的老師

也來趕衙子來了，「老師，要哪樣？」

把希望放在歡迎的微笑裏。

要交換了舊語與人情，常識與經驗，

才會有新的生活，然而歷史老師

看見有人以菜子交換菜子，

匆匆逛了一趟，空手回到家裏，

感慨地溫習着人類的經濟史，

由交易到貨幣，又由貨幣到交易，

由近代的衙子憧憬上古的「以物易物。」

農婦

大紅大綠的衣褲，
多寬多寬的黑雙邊，
瞧吧，髮髻那樣盤，
滿髻的首飾又那樣整，
快墜壞了耳朵，
那頂針似的銀耳環。
而一雙繡花鞋，
却偏偏小得不堪。

見了她，彷彿見了

一幅民間故事的插畫，

又叫我回到了古代。

不錯，現代裏也有古代，

才二十多歲的鄉下大姑娘，

眼角就罩着一層陰影，

生活過早烙上了憂勞。

現在的苦楚要過去的，

最好壓根兒作個歷史的形象。

她自己彷彿她自己的祖母，

除了一根小辮子，也把自己的

女孩也打扮的跟自己一個樣。

時間簡直是永恆的，

原來這兒沒有車站與機場。

一切都依盛老調，

所喜明天也還是春天，

論天氣這地方日日春天，

土地隨時懷孕，分娩，

她也就隨時替人接生，

新生命產自她指縫間。

她也喜愛自己的小兒子，

自己生命的延續。

未來當然還不可知，
過去也無從挽留，

但她忠實的操作

却緊握了現在，

好讓異日的黃金感謝

那雙承上啓下不知名的手。

夜漁

歇在岩穴裏，

歇在小船上，

你們夜漁。

拋下了圓網，

響在灘邊，

撒在船邊。

捕魚，捕魚，
捕魚也要夜裏，
也要包抄。

濾過明波潔月，
濾過無眠的眼光，
你們的心情可以穿過
網眼透入水底。

你們辛苦了，
市上才有白魚，
農家才有美味。

魚可以漏網，

網眼落淚，

大海替漁夫感到

人生的寂寞。

大海擁着靜水，

不如讓風浪

更進一步地

接近陸上的燈火。

而山影，帆影

偏停在你們

靜水似的生活裏，

在美景裏潤色過來的
地給美景生色。

勞心與勞力

斜戴着大草帽的村姑在院裏打麥，
臉架自然地給勞動抹上了胭脂，
樸素裏潤飾一點健康的鮮豔，
但她却是命定的農家小媳婦，
悽慘地把一生葬送給鍋灶，喂鷄養鴨。

光着胳膊的女生在屋裏聽課，
俯垂的頭好像在做着好夢，

心里又響起了一陣快馬的蹄聲，
忽然給一句笑話逗出了微笑，
嚴肅裏也不妨來一個輕快。

如今世道變得有點古怪，
命苦的總不容易翻身，
看着這兩種命運的對照，
就心那條勞心與勞力的舊傷痕
何時才可望慢慢地愈合。

插秧

天不亮就起來煮飯，

「張大娘，李大嫂，請！」

吃了好下田，滿田熱烈的

蛙聲早已一致在歡迎。

霽霽雨，斗笠一排，

蓑衣一排，腳在泥裏，

手在水裏，又辛苦地

你一次稻米的養娘。

難怪這樣熟練，

十二三就擡起來的

手藝，工整地把青草

繡上天然的綢帛。

平時難得照鏡子，

這回無意中從水面

看見了自己的衰容，

但哪還有傷逝的閒情！

只專心于新的生產，

盈盈春水浮着

一片生機，讓來日的

穀子閃着黃金。

年年都春忙，

忙了一天，從朝至晚，

快燒盆熱水

慰勞你們的手足。

自衛隊

大清早種當號兵的更夫

敲着種當軍號的更鑼。

「集合囉，上早操！」

沿街大聲吆喝着。

從老棉襖裏出來壯年的漢子，

一趟就跑到柳林旁的操場上，

去湊成一個像剛招募的

雜色隊伍，像敵後的游擊隊。

如蟻播弄田地太單調，

也不妨一天添點新花樣，

好。閒時候板板槍玩也好，

一旦遇事才好挺起腰。

家裏有支土槍，

老百姓心裏才有憑靠，

村子裏才有力量，

晚上才好一覺睡到大天亮。

操練——戰時更是重要，

要培養真正的民衆武力，
保衛鷄犬，保衛草木，
保衛老百姓的利益。

你們的責任原本不輕，
扛鋤的肩頭也扛槍，
農人身上加上了軍人。
你們是農村自衛隊。

村 畫

鄉下孩子喜歡逢年過節，
立夏那天旅行到了村外，
彎曲的土路，彎曲的
土藍布制服行列。

遠近田裏的麥子地裏的豆，
點點頭，招招手，都好像認識
你們，都對你們這麼親熱，

原來同是土生土長的鄉親，

除了民衆學校，逢節還旅行，

比起爸爸已經算幸福，

不過坐那破爛的廟宇裏，

你們究竟覺得怎麼樣？

我不願聽你母的歎氣，

「往後還不是跟他爹一樣！」

你們都還小，未來也正長——

那世襲的鎖鏈還要拴在頸上？

呵，別馴服地做苦命的後嗣，

別承繼那份悲涼的遺產，
流着反抗的精神與力量，
你們是純粹農民的血統。

把不淨的洗淨，把不平的弄平，

嫡系勞動人民的兒孫，

誰說你們的手渺小無力，

一努力會把童話變成事實。

一旦奮鬥出新世界，

才好天天過佳節。

那時鄉下完全是你們的，

它接受了解放的意義。

向前走，無盡的田野，
無盡的路，唱不完的歌，
要主宰人生與自然，
奮鬥便是及早學習的功課。

四月廿七日，

一九四一。

竹

筏

可愛的岷江，靜靜地流，
流過了黃昏，流過了黑夜，
流着恬穆，幽闊與朦朧，
又流着黎明柔軟的盪波。
靜止的是一片淒迷的銀空，
夾岸的峯巒飽融着乳霧，
遠灘似在絮語昨宵的夢，
又似在低喚惺忪的農家。

江面飄來了清新的朝氣，

輕泛著趕早的竹筏，

一任逍遙，一任自在，

長槳寂然地打着，

美妙的音樂從水上遊過，

晨風中一襲白亮的美髯，

沾着一色的霜粒與露珠，

在竹筏的尾梢瀟灑地

飄迎初升的紫陽給江山

渲染着鮮麗的色調，

給人們心裏描上新的希望。

「向左囉！」這江水聽熟了的一聲

像是吩咐，像是祝福，

催快了長槳的節拍。

放筏的老翁穿着藍布大褂，

解開領襟，腰際一條白帶，

腳踏一雙終年水漬的破皮鞋，

戴一頂頭髮一般銀灰的毡帽，

佇立着，有如不可侵犯的聖鱗，

他指點，他領導，十年如一日，

十年，何只十年，生命似流水，

竹筏跟着它流瀉成，

流水的一部份，他生命的一部份，

又載着他五六十個春秋

在這條江上幽幽地逝去，

讓逆風。順風，險灘，平波，
交替的晴雨給它以起伏。

是他親熱的老朋友，

那永不停息的白浪，

不怕風吹，雨打，太陽曬，

他這跑長河的老手識得透，

見得真，瞭如指掌，暗礁

哪兒有，哪兒急湍有多深，

哪兒水性是如何，他知道，

河裏哪個古怪的石頭叫什麼名字，

岸邊哪株樹子有個可笑的故事，

够勁，周老板，今年七十七，

沿江一帶只要稍稍提一提，

誰不豎起大姆指讚一聲「對！」

漂着，漂着，長方形的竹筏，

一根根粗大的江安楠竹架成，

烟熏，而又塗上桐油煉的石灰，

翹着高高的頭，頭上平放的

「招條」指着航線，指着去向，

當中一長排蔑席掩着木箱，

三四個護送的兵士在同老人閒談。

太平歲月它運送酒運藥材，

往年內戰可倒大霉，常打兵差，

若是老板藏躲了起來，

蠻橫的鞭子便會抽到伙計身上，

一面三角旗便強迫地封了棧。

這還不說，土匪，還有土匪呀，

「這去要過一個村莊，喝，喝——」

老人吸了兩口旱烟，眯着眼：

「一個被火燒光了的村莊，

那年梁子上有匪，一年到頭不清吉，

團練幾次圍剿都是空事，

官兵去打，他們正在吃飯，便一齊唱，

「要打吃了再打，是好的！」

你看他們倒滿不在乎，

還笑着呢，那些亡命之徒，

官兵當然不肯聽，一下就開火，

而那些老二卻拋下盔簪，

不顧命地往山下直撲，

像猛虎捕羊一般，

你說他們胆子大不大，

天不怕，地不怕，死還是不怕，

倒把圍剿他們的圍在一個院子裏，

放火燒了全村，雞犬不留——」

「後來呢？」「後來改編成正式軍隊了。」

他笑了笑：「這并不算怪，在峽裏，

我們隨時遇着化裝的土匪，

把手槍對準我們胸口要借錢，

他說三百，你敢二百九十九！」

而今好了，這些都過去了，

這竹筏不安地運軍糧運廢鐵，

這回又運軍火到××轉運前方。

可愛的岷江，靜靜地流，

流過了一個個幽靜的村莊，

也流過了熱鬧的城市，

寶塔，古廟，它都流過，

朱紅的，赭赤的，紫的巖層，

長滿了青草，茂密的松杉，

江濤拍擊着山麓濺起白沫，

戲水的漁童歡呼來浪，

流呵，岷江水，流過了砂磧，

那一片璀璨，那一片光華，

是眞珠，瑪瑙，寶石，玉，

流過了閃爍的菜子地，

田疇與麥隴美麗的圖案，

也像流着的，那水鳥與白雲，

只有鼓圓的風帆靜止在江邊，

拚命拉着笨藤的船夫

給大江添了一片壯闊的歡聲。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

浪花追逐着浪花，

浪花無窮無盡地旋轉，

戲弄着竹筏。竹筏追過了它，

往下流，往下流，一去三十里，
讓它流，流在流水上。

這時伙計們便圍着灶吃飯，
柴火燃着。鍋裏的菜冒着熱氣，
大家吃，要吃饱了才有氣力。

老翁坐在一捆柴把上，

用泡洋薑下土碗裏的燒酒，

「么姑沱，又到了么姑沱。」

慢慢地喝，他有意無意地說，

「一年過幾回，它還是那個樣子！」

「么姑跳下水，和尚啼起嘴，」

燒飯的小伙計不覺唱了一聲。

「你這孩子！」老翁又喝了一口酒。

「老頭，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頑皮的孩子假裝着問。

「你還不曉得，傳說有一年，

不曉得哪年，總之很久很久以前，

山上有一個和尚與一個尼姑——」

「喂，過去些！」後面駛來的木轎

突然打了岔，打斷了他的話，

然而大家心裏都記得，都熟悉，

那尼姑受不了人們的譏諷

與無情的侮辱跳了水，

和尚一知道了也跟着跑去——

後來都說那兩個象形的石頭，

便是他們的化身，永久永久

紀念着他們的戀情，那桃色的
但不一定真實的故事因而
傳得久，傳得遠，讓過路人——
驚奇，感歎！

則呵！竹筏雖不是打急差，
可也得按期趕到目的地，
現在的時間多寶貴，每分鐘
可以分成敗，定生死存亡，
前線的弟兄正在拚命，
正需要後方民衆供獻力量，
前後方像人身上的血脈一樣
息息相通，放筏的老翁，

雖上了年紀，他可全懂，全懂。

當護送的兵士鼓勵地說：

「早趕到了，老板，我請客！」

他便豪爽地回答：「不，

這是我們應當的，你們辛苦，

哪有這道理，還是該我請。」

兵士似乎都感動得不說話了。

沉默的竹筏，沉默的流水，

流呀，岷江水，忽然急轉直下，

灘頭在怒吼，漩湍冲擊着江石，

驚濤駭浪，水勢發了狂，

威脅着生命，使水手寒慄，

前也沸騰的泡沫，後也沸騰的

泡沫，而老人卻是鎮靜的。

指揮若定，大家一齊用力划，

划過灘，竹筏隨浪顛簸，

往水裏沉了一沉，兵士們抱着槍

一聲不響，灘流急，筏子快，

撈了一個大彎老人才拭了一把汗，

伙計們才鬆了一口大氣……

「這樣兇！」蹲在筏首的兵士驚歎。

「出了名的枯水的黃桷窩，

那年有兩個趕筏的青年學生，一

在後面一下就被浪頭捲走了，

打撈了好幾天都沒着落，

後來還打官司，這怪哪個，

我們老板那樣年紀，你看，

還穩穩當當地站在那兒扳梢！」

把「招條」的回過頭來搭上了話，

「這還不算，雅州上面的冤難

才叫多，浪子隨時從筏上打過。」

「你去過？」「沒有去過！」他笑了。

「你們老板呢？」他更笑：「你曉得不

他年青時是跑那條河的好手，

他常說他那條命是檢得的，

好多次都險些兒完了，可是

他現在已經活到七十七還那樣好。」

隨波逐流，筏子平穩地流了又流，

層出不窮的山岩是那麼清秀，
綿延的田野開滿了富麗的花。

「老板，老板十幾歲就下了河，

一下河就好幾十年，他的事可多啦。」

爸爸是個窮農，不能送他上學，

也不能養他成人。幸好

有個撐船的舅舅把他帶去了，

在他船上幹個小伙計。燒水煮飯，

同時也學划船，冬天河水乾了，

過不了船，漕口只見大小的石頭，

石頭，但在夜裏還要趕路，

周老板也跟船夫一齊下船去，

用背摺，拖，擦掉了皮，擦出了血，

整個背像鞭子抽了似的紅腫，
原始的叫喊淒慘地搖着山野，
河床的石子磨擦着船底，
像在嗚咽，像在呻吟，
假如使盡了力氣船還不動，
還要挨罵，而一年苦到頭，
幾百小錢卻不能養活家口，
就這樣他冒盡了艱險，
去尋找他的運氣，時間可長了，
他受的苦也長了，後來他去放子筏，
雖然像桅杆一樣豎立了起來，
不是年景不好，就遇兵燹，
他看見一面白旗豎反了正，

他見過黔軍糧子，滇軍糧子，無數次的四川大小的內戰——眼看時間的轉移，世界的變，倒了，許多同輩都像大樹一樣倒了，而他還在享受他的高齡，受了許多磨折與困苦，不變的是他堅強的性格，全靠自己的勞力吃碗飯，全靠一份正直

過日子……

噹——噹噹，噹噹，噹噹

噹——噹噹，噹噹，噹噹

可愛的岷江，靜靜地流，

繞過了一個彎又一個拐，

繞過了沙丘和崢嶸的岩石，

流着日午，流着黃金。

岸邊閒歇地纔來三兩杵聲，

手蹣上紅殷地掠着新挑的衣裳，

村姑從茅舍裏提着大桶

走到江畔汲水去午炊。

山腰草坡上牧着牛羊，

飲馬在飾潤着綠青的山麓，

漁夫投下圓網：停泊江心。

含笑的花稼，含笑的大地，

柔和的風拂着草木顫動。

拂着江波微皺，拂着人心舒暢，
「江水流，不斷地流，流着溫暖，
流着透明，流着無比的幽適，
流過了一排木船，一排桅樁，
流過了一個小小的縣城。」

划划又歇歇，歇歇又划划，
老翁按好木梢歇着抽煙，

忽然一架飛機轟隆隆飛來，

「我們的，」他眯着眼向天空瞧，

「你眼力真好。」「響聲也聽得出。」

「你見過敵機嗎？」一個兵士問。

「別提起，前年九月裏炸了××，

我真是痛恨入骨，二十七架，你說，一百多彈，啥子陣仗，炸了不出奇，還飛兩架回來，在火烟冲天裏照像，可惡，好多條街，好多房子，嗶嗶剝剝燒了大半天，有的地方第二天還在冒烟，死了十幾個，傷了幾十不用說，一個老娘燒的糊焦焦的，聽說還活埋了好幾個，有的在露天裏過夜，僅抱著一床給救出來的被窩，有的守着燒光的屋哭，

有個老頭發怒了，指着天咒罵！」

「你家裏連錢都沒有？」

「河街幾乎空了，哪還有

我的家，我的家就是這個竹筏，

這個竹筏，那時我正指腹鐵上省，

家裏只一個兒媳婦和三歲的孫兒，

他們光人跑到親戚家，現在也還

只好住在鄉兒。」他激動，他憤慨，

歇了一口氣，漸漸復了平靜。

「可惜我的兒子早死了，我又老了，

孫兒還小，沒有幫國家出力，

家，還有國家，先要有國，

這錢子就是我的家，看它來炸！」

嚴肅的神色更令兵士們肅敬。

「你這軍火還不是在為國救勢。」

「不算，不算，哪有你們辛苦。」

就是把我的孩子獻給國家，

也抵不過前方弟兄的一滴血，

我七十七，風前燭，瓦上霜，

鬼迷一輩子，你們好，國家好！」

「你也好！」為他所感動的兵士

同聲讚美。沈思了很久很久，

他又重新幽默地打起了響鼓。

他好，誰不說，誰不尊敬，

這蘇河人人愛戴的老前輩，

一個清苦光明的老好人。

當政府第一次徵調竹筏，

大家都不理睬，以為跟內戰時一樣，

老板都躲了起來，幾百架竹筏

停在河邊無人管，都不願打差，

公會開會也沒有什麼人到，

勸沒有用，威嚇也沒有用，

可是周老板卻最先自告奮勇

去應徵，像駁家舒難那樣慷慨，

「他嗎？就是那個老頭兒？」

「嗯，真好，真看不出，看不出！」

於是另外那些筏老板都受了感動，

自願地去請求公會商議辦法，

「既然周大爺去，我們哪個不去！」

「那樣大的年紀，我們去，他不去！」

「抽籤決定，」大家都贊成。

周大爺馬上就說：「我認第一籤！」

「不，不公平，何況你又這高歲月！」

「老什麼，吃這行飯，就得幹這樣活，

誰比我年紀大，誰就先去！」

話還沒有說完，就往河邊跑，

一種正大的驕傲使衆人啞口無言，

于是他的竹筏最先裝好了飛機，

那是復仇的飛機，他知道，

保衛的飛機，好保衛多少人的家，

他用自己的家竹筏運去，

第三天一連長蛇陣般的筏子

溯江而上，加勁地向前拉，拉，

周老板的碼頭，插着一面白旗

隨他的白旗在江上迎風飄揚，

可愛的皖江，靜靜地流，

前面象山環繞着江流，

依稀可見農家的人家，

暗淡的煤堆，城樓與煙突，

稀疏的炊烟散繞在城頭，

碼頭上矗着兵器的旗幟，

對江山旁巨大的石灰礦，

還隱約可聽見船槳的衝擊。

這時日頭還高，岷江水，流呀流，
往前流，流盡年長月久的痛苦，
流盡古舊的悲哀與感傷的淚，
流盡屈辱，不幸與個人的憂鬱，
流着雄壯的勞動的歌曲，
重新流着自由，光明與歡欣，
流着火一般的熱望，新的生命，
流來幸福美滿的明天，
可愛的岷江，靜靜地流。

一九四一六月

昆明

新
川西警察
康社教隊
獻衆訓練班

書新社作工

還鄉記（散文）

預言（詩）

地之子（詩）

奧登詩抄（詩）

愛慾三部曲（詩）

歡喜團（小說）

櫻草曲（小說）

何其芳 著 五元五角

何其芳 著

李廣田 著

英。奧登著
卞之琳 譯

德。歌德著
馮至 譯

李廣田 著（即出）

法。吉奧諾著
方敬 譯

總經售 大地圖書公司

桂林 中北路一里二號

本書著作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民國卅二
年四月初版三千冊印
于桂林青年印刷所。

發行者：工 作 社

總經售：大地圖書公司

桂林中北路西一里二號

44-52-
11224.8
4

Q.80

\$17.00